椶亭古文鈔

棕亭古文鈔卷之七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貞孝周聘吳彣姑五十壽序

古人論貧賤憂戚玉汝於成而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此言其理之常然而士君子禔躬守道則獨任其志不避其險不歆其夷不慕其報以一意行之而矢成其志此自古志士仁人豪傑之所爲非可望之巾幗中也乃今於吾先老友吳指香中翰之彣女見之四十年前余客揚州與指香定交作文酒之會閒有琅琅讀書聲自閨中出者指香曰吾兩女此其小者吾尤愛之厥名芝芳

字以貞白後凡角詩分韻必命貞白捡其書捧出無或舛遺指香性情豪邁客都中與故鄉之酒人周某者相契遂以貞白許配其次子夢槐其時夢槐與貞白方稚齡後指香南歸周留京中兩壻九載未之見而周氏之子游學他郡數年不歸並無音問後指香催周氏娶婦而周以子未歸來難以迎婦又三年後指香皇皇覓其吉凶之信周氏赧之遂以子無歸期女難久守當官具狀情愿退婚指香時應

召試

欽賜舉人中書門戶赫然媒妁踵至貞白請於父曰游

學他方非同物故一旦歸來奈之何兒左右不離膝下願長事吾父以待伊伊卽遲之十年二十年無礙也必欲改適惟死而已指香憐之遂寢其議周氏以子不歸媳不來翁媼衰病貧困益深周翁殁貞白以在親室不敢成禮而素服三年常遣人省問老姑多方慰藉指香官中翰入京供職貞白勤儉督家多所寄餉以補其乏後指香獲罪戍通羈北五載貞白閉中閨不見一人茹齋繡佛晝夜祈禱指香嗣孫年始髫貞白養之以慈訓之以嚴以箴禇佐讀書不辭勞勩指香戍滿歸貞白聞信躍如始開中門灑掃書室整理花樹故人老友終日

談諧貞白力辦酒饌以博親歡雖古之姜詩茅容不逮也貞白今年二月年五十溯其守貞之始已滿年例當今

聖天子壽考作人於遐方僻壤之民有奇節異操可端

風化者尤所愛惜而表章之地方大吏將攜其事以入

告焉而余與貞白之父數十年風雅之交知其事最悉謹覼縷以為壽言且以為當事之採風者告

張母陶孺人六十壽序

滁州統全椒為直隸州全椒去滁五十里姻族相望余十數歲應童子試客州城與州之俊乂納交有名諸生

張星舟者豪上士也數與往來自二十外隨先君任不
復至滁鄉舉後客游數十年不歸逮五十始以領憑作
揚州教授持仝椒狀見州太守駐滁四五日而星舟之
子夢香來見且請隨至揚州讀書蓋是時其父歿已三
載其諸弟尙少隨余讀書毋陶太孺人之命也太孺人
爲名家女工德皆具初嫁時家豐腆事舅姑以孝敎子
以嚴舅翁績學力行僅以廩膳貢成均而星舟復賁志
以歿夢香之來從也太孺人送至門訓之曰吾兒性慧
而體弱里中無良師故遣汝行然父母欲子之榮而又
憂子之有疾遣家從師其愼之矣夢香處余官舍數年

學益勤文益工爲督學使者所驚契乙酉選拔
朝考優等都中人皆引重之己亥
恩科余送鄉試與夢香並兩弟竹軒杉岑同寓而夢香之病已篤是歲冬余遷擢博士入都辛丑聞夢香已物故數年來余客揚州其仲弟竹軒亦館揚城朝夕繼見竹軒力守古人之學詩與文皆不作近人語家益貧債日追束脩所入不足以供菽水前年夢香之妻今年竹軒之妻相繼淪喪竹軒塊居客館日念老母與兩弟儉歲無儲鬱伊終日重九之日詣余言曰吾母於十月上澣年六十矣使吾兄尚在如二十年前時尚可製錦延

容作平原十日之飲今將隻身而歸率吾弟拜吾母於
堂下未知是日何以爲賚吾思富貴之家必走使持幣
丐名公卿一言以爲其父母之壽其安能之其專以先
生之言持歸老屋誦之吾母之前以爲樂乎余曰古人
愛敬其人而洗腆致養皆曰爲壽無生辰之舉也生辰
器幣唐末始有之而馮道在晉天福中爲上相尚不記
生日不受器幣祝壽之文前明之陋習也笙歌酒食之
場賓從雜遝其十二屏中但有赫然一撰文貴人名以
爲光寵介眉既過置之箱篋中聽其自朽問其子孫亦
不知文中何所云其赫然撰文貴人亦不知其有是作

也如是而已而子於貧賤困窮之際尙欲我世外閒人一言以爲樂而我回憶五十年前童少舊事如夢如幻不第君之先人不可見卽君發穎豎如令兄者亦早棄予將來君與兩弟以奇文致顯仕而太孺人耄耋期頤躬享其樂回思今日不又如青鏡之浮雲哉是爲序

汪鈍叟七十壽序

語云富貴福澤以厚吾之生也夫人仕宦得志致身通顯坐享萬鍾此亦富貴之極致而古今所不易得者然晨而待漏暮而延賓秉燭而草封事擾擾焉惴惴焉安見有能厚其生者處富貴之中而以福澤厚其生惟公

子之與封君耳然兼之者爲難兼之而酣豢之習中之者深无咎无譽飽食以終老此庸庸之福君子又羞稱之吾嘗觀於海州分司汪公之太翁鈍叟先生而知其合公子封君爲一人而又能不爲公子封君酣豢之習所中也先生爲司農公之孫觀察公之子生於膏粱錦繡之中而淡泊其志劬勞其身自少已然觀察公歷外內十數任先生無不朝夕左右恪其子職同年誼故登其堂者不知先生之爲貴介子弟也時伯叔弟兄多列膴仕先生少屈其傲岸不羣之氣奔走貴游未有不掇巍科致清要者而先生閉戶讀書尚友古人門以外可

羅雀逮觀察公罷官棄世中丁多故家貲蕩然先生率其妻若子屏居城外委巷中朝釜無烟而城中婣黨可援者從不一至其室年過五十始稍出其心計爲什一之謀不數年遂以至裕乃命其二子訓之曰吾家世受國恩惜吾老不能效公孫卜式之所爲以報
朝廷今
天子方撻伐西戎不惜以數千百萬飽士卒我輩安坐家食於心安乎大兒恪謹可侍吾老次兒有用世才當乘時以圖進取也於是分司公承命援川運例赴銓來官兩淮先生又訓之曰鹽官擅窟也極意廉潔尙無以

首白於人況隨俗波靡乎胡戚豎子且能問絹陶母婦人猶必封鮓今後爾若以不飭之物來吹而翁必受大杖勿宥也故分司公督泰壩數年清操流播人口遡至海州商竈無不頌其德者然則先生始於富貴終於富貴而無一富貴之念芥蔕其胸中也今先生年登七袠而強健如四五十人則其生之厚固有得之天而培之人者區區富貴之福澤又不足言矣故因祝嘏之辰而覼縷其顛末以侑一觴焉是爲序

比部吳漁浦先生壽序

昔武王之銘曰恭則壽而孔子之論仁知亦曰仁者壽

然則延年益算之術無踰此兩言矣蓋惰慢不設於身體則其氣淸明谿刻不存於胸懷則其宇廣大淸明廣大壽之原也灌莽叢薄枝葉迫逭望秋而零蒼松古柏離立相讓不傾不側而榯立千載是非恭之象乎虎狼相噬獵者得之騶虞不踐生草而翙翙靈囿無傷之者是非仁之效乎吾於此部漁浦吳公信之公生平退然若不勝衣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見人困厄百計以賙䘏之貲產所入半耗於睦姻交友往來縞紵之贈爲比部極意平反務求其萬一可生之道雜治詔獄讞成每爲之終日不食以余所見當世士大夫多矣恭而仁無

如公者然則公自有得壽之方也與憶昔四十年前兆燕隨先君子讀書於鈔關河下羅氏之宅公之猶子來受經與余同塾爲友公之尊人贈君公與公伯兄時相過從公隨諸父兄後退然抑然終夕不僾一語從先君子又適館於公家爲公少弟師則與公益相引契如骨肉親公官西曹時余每計偕入都必相見而話相別而悵青芻白飯之惠下逮奴馬今余宦游揚州公已懸車數載樂志家園遂得奉几杖與公作忘年交春秋伏臘之會無虛歲然嘗竊覘公之容貌辭氣則仍然四十年前隨諸父兄後退然抑然之狀也公之恒其德如此享

大年而膺榮譽豈偶然哉抑余更有慨者余之初識公
也余年方童公年尚未及壯一轉瞬間公已耆耋余亦
衰老昔之與先君子爲執友者惟公與公之伯兄歸然
並存時時與余談往昔事而揚城中昔之鐘鳴而鼎食
者今或不見其子孫亦無人道其姓氏焉然則造物之
厚報公與公之自永其年者其故不可深長思與孟陬
穀旦爲公誕降之辰余既拜公於堂因追敘生平而覼
縷以爲公壽公其手斟一觴而益追懷往事爲之一陶
然一喟然也

吳青崖先生八十壽序

青崖先生兆燕之父執也憶昔四十年前兆燕隨先君子來揚州授經於河下羅氏之宅時先生之居與羅氏隣嗣君疇逵日抱書入塾與兆燕及羅兄遠羽同年歲君弟昆先生之太翁碧英先生年已七十先生少先君子十二歲賓主款洽愛敬交并兆燕與疇逵遠羽兩兄每聞先君子與太翁暨先生昆仲輩雄談劇論竊聽以喜見先生侍太翁側愉色肅容先意承志孺慕之愛溢於眉宇先君子輒向人嘖嘖稱嘆之且舉以爲兆燕訓蓋是時兆燕未成童先生年甫逾壯回憶曩游如昨日事乃忽忽四十餘年先生壽登大耋而兆燕已齒豁頭

董年近六十矣古人每謂膏粱紈綺易於損和故富貴所自有者惟壽不可知此蓋方隅之見而非篤論也富貴福澤本所以厚吾之生顧用之者何如耳惟聖賢修其身而戩其穀故被袗鼓琴自獲期頤之壽而周之望奭漢之蒼禹皆享大年未聞介眉祈耇定爲山澤之臞也先生交孫芬餘中翰以名孝廉入西清聲譽翕然先生叠膺

紫誥席豐履厚者數十年今且爲曾孫娶婦而精神强健有少壯所不能及者大憲異之藉其才綜理鹺務先生寅而出酉而入與羣後輩斷斷持公議無倦容羣展

少年見之靡不咋舌此豈賦於天者獨有異與蓋其躬行儉德處膏不潤日以淡泊甯靜之道愼守其身故腐腸之藥伐性之斧皆不得投其閒而抵其隙也先君子往來揚州交游最盛今惟先生與先生之仲弟瀛浦員外兆燕猶得撰杖屨談往事焉故捧一觴於先生之前而覼縷以爲之祝

陳藩翁九十壽序

兩淮鹺務行於江之南者以白門爲界京口距揚城僅數十里而淮引之艘不得越江而渡以故鎮江雖近而畛域分白門雖遠而聲氣浹其於白門風土人情嘉言

懿行兩淮之人無不備悉其顛末如指諸掌者職是故也吾輩於數十年前即聞會城中有篤厚君子陳藩翁者其居家之孝友則萬石君之門風也其持身之高潔則閔仲叔之介節也其襟懷之浩落性情之爽朗則周瑜之飲醇樂廣之披霧也揚之人業鹺於白下者歸而傳述其瑣事細行及其家子弟率教之謹嚴無不以爲太邱復生元方季方之復出也又數年聞翁七十矣其健如四五十人也又數年聞翁八十且

欽賜粟帛矣翁之健如昔而孫曾則日多也客歲之春翁之長孫官西蜀而次孫則以鹽官筮仕兩淮揚之人

聞其至無不爭相謁敬詢翁之起居且欲備聞近日之道範以爲私淑之資乃知翁已沐
恩封今年且壽登九秩而其健仍如七十時無少異也夫壽至九十蓋人生難得之數矣數至九而大全河洛之數自一至九由九而衍之其數無窮而要不能有加於九之外也九九之術以之干齊而桓公以霸然則官山府海擁禺筴之利者舍九九其何以哉箕疇至九而五福備用是知翁之以德獲壽者蓋得天地之全數而相衍於無盡也翁之孫某某先生爲上憲所重委攝參軍之篆夙夜在公與吾輩朝夕繼見於是聞翁之嘉言

懿行尤倍於平日適值翁攬揆之辰故其捧一觴張錦屏以爲之祝是爲序

嚴漱谷先生七十壽序

自昔漢唐諸侯得以徵聘賢才署爲丞掾而英奇傑特之士遂多出於版職之中少陵贈高達夫詩云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蓋古之人以此爲仕進之路故懷抱利器者每輻輳於是焉至於今則鞍馬依人閉置以老自非經濟足以蓋世而爵祿不入於心者鮮肯曳裾而投足焉捷宦之徑一變而爲大隱之鄉時爲之也余少年時往來浙東西嘗聞杭州有兩名世才曰漱谷嚴先

生西顥汪先生後旣得交西顥復與西顥同客兩淮運使官齋其晨夕者四歲維時澂谷先生則居鹽政之幕雖兩相聞然不獲相見也今余爲揚州學官先生之子春林亦官鹽運經歷余旣與春林結兄弟之好遂得拜先生於牀下而時時以其所學就正於先生先生爲人醇粹沖和不露圭角而明於料事決於知幾嘗與余杯酒間備道其生平閱歷北至塞垣南沿海嶠凡兩戒之山河九邊之阨塞歷歷如指諸掌數十年督撫大吏之成敗功罪皆一一洞悉其本原而不同於膚說目論人云而亦云者使先生操尺寸之柄爲所欲爲其立顯功

而享榮名者嘗未易更僕數乃僅以生平抱負為他人作借箸之籌德宜尸祝而草野不知功可銘勒而朝廷不聞至於今槁項黃馘匿跡銷聲徒與詩客酒人泠吟閒醉於煙虹寂寞之地豈先生既不近名而天即以世俗浮慕之名不足以溷先生而別有所以厚報先生者耶先生弱冠失怙年甫壯即奔走四方求甘旨以養母輪蹄舟楫朔雪炎風辛苦備嘗而精力亦愈強健嘗入節使幕中總持其政簿領之積堆案相仍炳燭夜分無幾微倦勌態老鈴下覘牖嘆息而去而所謂節使者但坐嘯畫諾而已是蓋其秉賦之厚有百倍於人者

故年至杖國而飲酒一舉數十觥賦詩下筆成數千言花月之夕朋曹親昵以由讌招者無虛日未嘗以勞劇辭不赴由此而耄耋而期頤固無待賓筵之祝而春林善繼善述將以先生隱被斯民之澤一一發皇而揚厲之官日以顯養日以隆

覃霈之封層累益上而先生方且扶杖含飴日見其孫曾之接武而起而同念當日庚公之樓郗生之帳所謂坐嘯而畫諾者其人半已煙銷灰滅其子若孫亦多委頓窮困而無所倚薄然則天之所以報先生者詎不厚與先生以辛卯仲春之三日壽七十先數月即渡江歸

西湖與故鄉之老友作眞率會賦詩四章遍邀諸同人爲繼組之作而春林將於季春之吉迎請至揚稱觴爲壽先以屏障之言謹諉於余余雖獲受教於先生之日淺而先生引以爲忘年之交所以知先生者最悉因放筆爲文若干言以塞春林之請春林其先寄求訶僩於先生且以質之西顥先生其以余言爲何如也

江都尉陳淸溪五十壽序

自古以守令爲親民之官吾謂守之親民不如令令之親民不如尉也唐以科目取士舉人之獲登進士者初授官則以尉數年轉階卽爲御史其視尉蓋甚重與我

國家愼重官方無散冗之職而一邑之中丞簿或不必備無不設尉者其僻陋之地甯無令而有尉故尉之數較令多一焉豈非以與民親者莫若尉與余爲揚州教授十二年矣所見丞倅不下數十人而切切親民事如已事者惟江都尉陳公淸溪爲甚陳公太邱之裔也隨其叔祖官詹公官京師遂占籍都門少年博學能文聲譽藉藉而屢試不售年未冠卽棄帖括習刑錢之學隨其兄褀被來江左東諸侯交口稱之性純孝所得脩脯皆寄歸養親不肯以絲毫爲飲博費篤於友愛隨兄客游自任勞勩姊氏諸甥同居一室入其家雍雍如也聞

母病卽兼程歸親侍湯藥衣不解帶者兩月時兩兄皆遠客千餘里外慎終之事已獨任之初官當陽漳河口巡檢旋移河溶兼署遠安尉桐城鐵松姚公之守安陸也謂僚屬中無如陳公者一切疑獄皆委治之俄署荆門建陽司兼署安陸經照二篆時緬匪跳梁委辦軍政一官四印眠食俱廢而盤根錯節無不洞合機宜上游

上其功蒙

恩議敘人皆榮之公之返荆門也士民奉絲衣張繡蓋者遮迴塞路由建陽至河溶五十里香燈相接雖督撫大僚之遷官而去者無此景色也署荆門時以外艱去

官時姚公移武昌郡延之入幕倚賴在諸客上後揀發
江南初署如臯石莊巡檢復署江浦尉旋借補江都至
今已六載矣守令屢易無不重公之德愛公之才者街
巷之中三尺童子皆呼公爲慈父母而公於公餘之暇
濁酒一樽殘書數卷蕭然如未遇寒士日以經史課其
子爲異材令子受業於安定山長吳並山先生之門作
文殊有師法取巍科如反掌也今年小春二日爲公五
十誕辰賓僚士庶爭謀製錦屏獻康爵焉余時將還官
入都行有日矣羣謂余曰君與陳公交最契悉其爲人
而作文不作妄語障上之文非君不可其勿以束裝不

暇辭也余曰有是哉焉敢辭乃於祖帳餞筵之傍乘醉濡毫走筆而爲之序

李母俞太孺人七十壽序

今年春余奉

簡命教授揚州將之官表弟李子端舒出祖於郊擧袂而請曰嘉平之月爲吾母稱七袠觴願得兄一言以爲壽余維太孺人之壼行淑德籍籍鄉閭閒余小子諗陋不文亦何能稱述萬一然太孺人之備全福享大年固自有道余小子知之最詳不可不向孀御閨閫之家覼縷其事以爲諸巾幗勸也憶余弱冠時爲塾師於太孺

人之家於時嘉定公致仕家居息園公盡色養之道太孺人實襄佐之余之初入塾爲蒙師也雛衣丫髻出而抱書者爲太孺人之庶長子太孺人顧復之篤督課之勤往來其家者皆不知非太孺人出也後此子不祿又數年而始生端舒又生端舒之弟於時先君子休陽公致仕家居太孺人則又延入賓館命端舒受經余時久客游每歸覲必起居太孺人見太孺人顧復之篤督課之勤猶昔日也卽端舒兄弟亦不自知非太孺人出也嗚呼可謂難矣嘗考之詩周南一十一篇言女德者十召南一十四篇言女德者九然樛木小星詩人每於嫡

庶間三致意焉自二南之化衰而江沱遂有作矣求如詩所云終溫且惠淑慎其身者古今來詎有幾哉然則端舒兄弟今日之克自成立詣先人之芬將爲
國家有用之才而以
鸞誥金花榮其堂上者固嘉定公父子兩世厚德之報而實太孺人之溫惠淑慎有以徵祥而召和也蓋太孺人爲孝廉俞靜菴公之女靜菴公才兼文武學足燕詒至今其孫曾皆有令譽故其女子之適人者莫不有賢淑聲爲里黨法古人謂芝草無根醴泉無源是豈然歟抑余重有感焉昔先君子與嘉定公以脇附爲莫逆交

歲時讌集兆燕必隨先君子後摻杖執爵一時之客工詩善弈者參錯於庭屈指計之僅三十年事耳而當日主客遂無一存者太孺人閨中之侶翁之妾三人夫之妾二人當日之所共事酒漿者今亦不可復見卽未坐少年如余小子者亦已齒脫髮禿頹然就衰而太孺人則猶健飯健步享大年而備全福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然則太孺人之以貞恒而逢吉也豈不有道也哉循檄白下秋露橫江北望家山青入衣帶篷牕獨坐有觸於懷乃走翰爲此以寄端舒端舒其於稱慶之日捧觴於堂向太孺人誦之太孺人其囅然一笑憶及三十年

前單衣破帽咿唔東舍之一童子師也

外姑晉母胡太孺人七袠壽序

乾隆丙戌嘉平朔爲吾外姑胡太孺人七十誕辰兆燕於數旬之前束裝將出跽而請曰小子貧窶無以爲母壽者敢寄一詩以侑康爵可乎太孺人曰汝客游四方恃箋箋詞鋒爲生活計慣以膚闊不根之談塗飾人耳目久矣其又將以此紿老身哉吾自稱未亡人後攻苦蘗淡撫兩子至壯歲有朝靡夕垂二十年今兩目昏眵病骨柴立尙清晨紉綴篝燈至夜半不克休我何壽之有哉汝欲壽我卽以我之生平閱歷饑寒無措狀直書

數語使後之人知之可耳撫華責誠無庸向我聒也我何壽之有哉兆燕曰是乃母之所以壽也不見夫庭前之樹乎其始萌也幾遭踐踏者屢矣數年之後又加翦伐焉今茲扶疎婆娑喬幹竦立衞枝密樾蔭芘一家而夏之烈日冬之積雪寒暑其所獨受無有能代之者然以視夫弱蔓叢葩熠燿於階砌者菀枯榮落不知閱幾春秋矣噫兆燕三十時幸得與外舅同舉於鄉當時都下之集百餘人二十年後竄筆入禮闈者十無一二其中擬穠科登膴仕炫赫一時者亦已衣狗浮雲變態萬狀孰是其可常者乎故易之贊坤德曰安貞詩之美葛

覃曰無數盡言壽也今膝前二子皆成立長者早有文譽以第一人入上庠次亦竭力事親克奉甘旨年近上壽而動履矍鑠神明不衰此人間之至福也高孫荀潘之妻翟方進王祥之母雖睎是其可得乎太孺人囅然笑曰利口哉然吾無以易也乃於設帨之日召集諸子女外孫環列於座各賜一卮兆燕於三百里外舉酒遥祝自引巨觥既醉之後筆飽墨酣遂謹護而爲之序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醇

醍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八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陳母查太夫人五十壽序

在易兌下坎上其象爲節而聖人繫之曰苦節不可貞至六四則曰安節亨九五則曰甘節吉虞翻氏之言曰六四有應於初故安節亨九五得正居中故甘節吉自古厲志之儒獨行之士當其艱貞秉操於萬難自處之際風雨撼搖雷霆震虩虩有不克終日之勢而險阻既過萬衆怡愉居之而彌安也味之而愈旨也緜緜延延丕承丕顯而無有極也乃知安於其苦必獲所甘聖

人非令人畏厭其苦而避之也太守體齋陳公旣治揚之明年政成俗美四境和樂維時太夫人年甫五十參佐僚屬舉酒爲慶體齋公拱而言曰吾母苦節之母也吾之爲吾母子也年甫六歲吾母以吾爲子而卽權先君子之艱也年甫十九歲耳先君子大故之後吾母已誓以身殉吾祖母指吾而謂之曰汝知我以此兒爲汝子之意乎古人云撫孤難吾不欲汝爲其易者耳且汝止知殉夫之爲義而不知秉淇夫之母與其孤之爲大不義也吾母迺强起食息上以承堂上歡下以鞠藐孤供甘脆延師資靡不自十指出憶吾八九歲時吾母與

吾共一篝燈以鍼黹伴夜讀天寒油凍燈焰縮如豆
吾祖母聞吾讀書聲愈爽朗喜謂吾母曰是兒必能不
負汝今日但恨吾不及見耳逮數年祖母老且病吾母
於醫藥含歛諸大事竭力盡瘁哀毀之深感動鄰里數
年之內營葬娶婦以一身獨力支持不假旁貸盡勤儉
其素性而經畫之才復足以濟之故自余成進士後官
吏部者九年長安之地米珠薪桂而吾母以一歲廩祿
撙節調劑賴以不匱居揚一載家政悉如在京邸時俸
入之外一無沾潤而賓從僮僕食指近千各得其所願
無歉至一切讞獄矜疑皆稟慈訓揚州之地舊俗侈靡

力論以崇儉樸愼葢藏爲務余小子之在內在外服官十餘年倖得藉手以告無過者皆吾母之訓也於是參佐僚屬共舉一觴而言曰太夫人生平哲節如此固宜其有今日之大榮而安享祿養以至遐齡爲天下後世之女士勸也昔王博讀書其母季姜爲之作表後以大年而致奇福內外冠冕百有餘人翟方進之母織屨長安及方進封侯爲相親見其富貴以德獲福葢如桴鼓影響從此太夫人維祺之壽與公之官爵勛名日進無疆如川方至他日沙堤黃閣退食從容太夫人以入座起居疊膺

鸞誥瑤環瑜珥祥華一門回憶終宵課讀一燈熒熒時亦何異登岸而回視洪濤哉澤上有水之占其敬爲太夫人獻之是爲序

汪母陸太恭人七十壽序

古人養老於春故周禮曰春養耆老豳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潘岳之賦閒居亦曰熙春寒往太夫人近周家園然則春日於養老爲宜而有家園以養其親者尤宜於春也歲在閼逢敦牂孟陬之下旬一日爲主政汪君茉谷母陸太恭人七十設帨之辰於時汪氏之別業九峯園中梅燦其英竹潤其翠石丈離立如九老之黎

顏鮐背拱揖而獻壽茱谷奉太恭人繡帔錦輿偕其弟姪輩周覽園亭斟春醪以饗食親串執友與茱谷綜理鹺務者謀所以侑康爵僉曰太恭人之懿行淑德可以備彤管之紀者吾儕更僕數之且不能盡今將陳金玉列鼎俎鳴笙鏞以爲太恭人壽而太恭人性厭奢綺非所樂也櫻亭金子游宦於揚州者數十年爲茱谷唱酬好友知太恭人之壼德最悉索其文書之屏障俾里𨚗一共榮覲而俱有則儆庶可以壽太恭人乎乃相與麥戶而以文爲請余曰諸君子知所以壽太恭人而未知太恭人之所以壽也君不見夫九峯之園乎園自茱谷

奪人恬齋先生吟誦其中始名爲葭湄園僻處城南不
與西北諸名勝相接面硯池之水枕古渡之橋蕭瑟寂
歷人罕至焉自恬齋先生泉萊谷昆季培之護之一樹
一石無使失所逌蓄極而彰
翠華屢幸其地榮錫今名遂爲廣陵園亭之冠迨今且
十年矣使當日視爲河濱葭菼之地不甚愛惜委於榛
蕪其能有今日之揚聲甡光勒崇名而表異寵也乎然
則人惟能自貴其身而後天必思所以位置其身而不
肯與泛泛者同類而一視太恭人之初備遭於恬齋先
生也矜莊而齋遨斂給而勤幹及其育萊谷愚谷諸君

而愛

誥命之榮則愈謙抑而彔恭寬簡而慈和藹終其身能兼周伯仁之母之才崔道固之母之德隱而必彰貞而能久殆與九峯之園有合撰者乎稱慶之後春日方長行看桃李之芳菲魚鳥之騰躍九十春光且與太恭人難老之算共緜緜而無竟也是爲序

汪閬洲七十壽序

昔先君子客嘉定之南翔與新安鮑君硯田同邸寓見其人至誠純樸作事有經緯遂與作忘年交硯田曰惜先生未見我我兄汪閬洲也余之母閬洲之姑余生五

日而母見背少小養於外家與闓洲如親手足闓洲甫
當弱冠時父兄俱客游在外家止祖父母與其母持家
闓洲年雖少而方嚴恬穆人咸以東南鄉魯中人待之
生徒甚衆脩脯所入供兩代菽水及病母藥餌外不以
一文入私橐母病時每旦夕誦金剛般若經以祈佛佑
病三載而愈咸以為至誠所感云乾隆戊辰先君子作
休邑司訓休邑與歙相鄰比有事謁郡守則沿歙之西
南鄉以往常擕兆燕過槐塘欲求闓洲訂交而不可得
槐塘有汪洽聞者古君子也言闓洲之事甚悉曰闓洲
以頻年學俸不足餬口已作邗上之游爲救窮計其弟

名增琪者在邵伯鎮將與之謀而冀有所遇也乃前日有家書至知其弟以病歸留滯揚城逆旅中閬洲馳視之稱藥量水旦夜無少息而回念高堂千里外並無貲以寄甘旨既勞且憂更得寒疾兄弟對榻呻吟感動行路伊孝友其本性也先君子目兆燕曰汝識之此獨行傳中人也他日必求爲益友焉乾隆辛丑余自京職請急歸客邗上江鶴亭方伯家方伯羅珍羞作雅樂醉客於康山下滿堂賓客意氣炫然有一客處儔偶中靜默無語余問硯田硯田曰此余表兄汪閬洲也其子斗張迎養在此數年矣余回憶先君子之言一見而成莫逆

交甲辰正月闓洲之伯母年八十沒於揚闓洲與其妻

昆諸子視湯藥及終治喪盡哀禮無豪髮憾人謂余曰

闓洲前歲之請伯母來揚就養也人或以太夫人春秋

高不宜遠涉勴疑而闓洲不應固請之來今觀於此則

知其用心之苦也蓋闓洲之伯父客沒漢陽遺孤增琪

未周歲太夫人守節撫孤至於成立比受室生子而增

琪夫婦相繼亡太夫人復含淚撫孫乃未幾而孫又夭

曰吾何以生爲哉吾當侍先人於地下矣遂誓不食闓

洲跽而請曰姪婦方有娠脫生男當奉以爲後長房次

子可以爲三房後三房次孫亦可以爲二房後也後純

生即以爲增其嗣孤寡煢煢惟閬洲是賴篤於孝友若閬洲者蓋難其人矣閬洲謂余曰我生平攻舉子業最久而未食其報今以吾第三子敍問業於君君其幸傳導之敍字黼平沈篤能文章英雋器也學三年幾獲售矣其兄斗張欲其佽助以養老親也乃使之與賓幕中人有幹濟者游以練其識閬洲於是挈其眷以歸今三年矣已酉正月斗張謂余曰吾父於月下澣慶七十吾兄弟皆不克歸里捧一觴以爲介念吾父一生孝友敦篤然諾不欺勤儉持身樂善不倦畢生訓誨門徒無不本以誠敬迄今雖以

恩例得布政司經歷職

誥贈兩代而粥粥然仍不改三家村學究時念生平竭力於祖塋祖祠及和姻睦族之事常爲兒輩訓君其善述吾將寄以爲屏障光焉余曰尊大人余數十年神交而不可得見者也今一別三年矣余老病難支不能爲他人作嫁逝將歸掩敝廬卜家食之吉暇或策蹇仍作新安之游與尊大人作高年雅會則今日數言不又可作將來之話具耶乃不辭而序之如此

夏寔原配黃孺人五十壽序

古者天子理陽教后妃理陰教乾坤之義若對待然乃

助天子以爲教者自司徒樂正而下以至鄰長閭胥皆有專職豈后妃深處宮闈獨有潛移默化之方使海內閨門一稟彤管之訓而無須設官分職相助爲理與蓋古者大夫士之妻無非淑女其夫能爲一邦子弟之師其妻即能爲一邦子弟之妻之範綱舉目張身動影隨故不必專設女官而公宮宗室之教風行海內而無遺也六合夏君寔原攝其內子黃孺人司訓揚州郡學之四年揚城人士頌黃孺人之壼教者與寔原之政聲相埒余與寔原同官寮而寔原後至孺人與老妻如女兄弟毋歲時令節老妻庀廚饌遣女奴逆孺人相過作內

集余署中有先君子之老妾曁余一妹二女一媳一吾友孤子之婦余妹及余長女各攜稚女一余次女攜一兒一女余媳攜一兒二女吾友孤子之婦攜女二婦孺十數人環伺客若屏障然孺人對十數人一一温語慰問苣蘭佩帨之贈下至廚孃寵妾靡有不周老妻嘗謂余曰黃孺人今之鍾郝也孺人謂老妻曰吾夫之伯母吾之姑也吾夫五歲失恃雖有繼母實祖父母是依吾之姑謂吾夫之能勤其學而又鍾愛於吾也遂來議婚吾母歎曰奈繼母何吾父曰是何言與漢之翟方進晉之王祥無妻者與有孝婦盍有孝子是在吾女勉之耳

吾自歸夏氏後小產三大產二痧痘之症各一吾姑某太孺人調護之噢咻之竟忘爲姑之待媳直勝於母之待女夫何繼母之有哉故吾盡脫簪珥爲小郎娶婦不以累舅姑之懷姑沒後哭之目盡腫今十餘年來米鹽瑣屑獨力支持子女雖非己出而寒暑疾病刻刻在抱今吾臂不一握飯不一甌目終夜不交睫安得復有如吾姑者爲之調護而噢咻之乎言訖即雙淚承睫老妻謂余曰賁孺人乃女中之曾閔也鍾與郝何足道哉余與寔原所遭之境同而老妻與孺人其性情局量又復相同揚之八士皆傳孺人之壼教謂其克爲一邦子弟

之要之範余豈可無一言以著之女誡諸書之後哉爰於孺人五十誕娩之辰奉一觴以爲祝而序之如此

六一泉記

凡物之顯晦莫不有其數或顯於當時晦於後世或顯於後世晦於當時或當時顯焉旣而晦焉晦而復顯焉然吾安知其晦也非天之欲其久顯不沒而故爲是埋藏伏匿愛惜保護蓄之久而發其光者著耶滁之瑯琊醉翁亭側六一泉者卽玻瓈沼也而舊志以讓泉當之章衡云甘如醍醐瑩如玻瓈然滁人皆莫知其所後縣令魏公峴游泉上見一石沒沼中隱隱有文曳而上乃

玻瓈沼三字因知六一泉即玻瓈沼云石以沈沒得全字畫分明古拙可愛使此石不沈於沼中人皆知之則當時顯矣而或者銷泐於風雷雨雪剝蝕於藫蘚蝸蟲磨滅於搨工好事者之手後之人欲求所謂玻瓈沼者於何考之歐陽公嘗云庶子泉昔為流谿今山僧填為平地起屋其上問其泉則指一大井曰此庶子泉也使向者無此片石有問玻瓈沼者必指讓泉而告之曰此玻瓈沼矣然則石之沈沒於水而人莫知其所者安知非天之欲其久顯不沒而故為是埋藏伏匿愛惜保護蓄之久而發其光者耶嗚呼獨斯泉也與哉

吳母程太孺人貞節記

吳蘭稽洪芍兄弟造我請曰吾母苦節三十年鞠兩不肖以至於成立今年六十矣兩不肖困守一編跧伏里巷不能取青紫祿養其親邀當世士大夫之譽懼吾母之淑德懿行不彰於後世也吾子幸據其顛末備記之我兩人將莊誦於老母之側而侑一觴焉余曰吾自入新安即聞歙有程華仲先生著新安女行錄貞操奇節靡不悉載授其女女能背誦之是非太孺人乎兩君肅然而起曰是也又聞歙有吳承翼先生割股以療祖母疾夫妻皆稱純孝是非子之先君子與太孺人乎兩君

黯然以思曰是也又聞歙有苦節母夫亡後家徒四壁立上養衰翁下育兩孤喪葬婚娶無不取資於女紅鍼黹教其子有不率必加夏楚且慟哭於亡夫之靈以冀其子之哀而奮也是非太孺人之生平人人所傳道者乎兩君潸然掩袂而相顧曰誠是也斯言盡之矣聞之禮有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葢誠有見於母教之難能而重勉人孤以立德也吾於歙得友三人焉薗稽洪芍外則有方東漈東漈亦僅有老母而與二吳居爲鄰余往來兩家笑語竟日非道義之言不敢出諸口葢兩家之母於其子之客至必遣人覘其行止言論

以卜其賢否其庸鄙無行者屏勿許入余嘗雪暮抵二吳宅蘭稽他出錤芶方擁敝裘讀書燈熒熒出戶外相見歡甚沽酒對酌烹至味甚美余訝曰空山寒夜安所得此錤芶曰此儲以供老母者嘉客至分其半以爲餉勿哂其不豐而吐之也余曰此孝子之饌慈母之餕餘敢不飽與再拜食之而盡又嘗宿東莊舍秋夜將半月照四山如畫與東莊攜手出步叩吳氏門錤芶啓扉甚速余笑曰斷君清夢得無恚我錤芶曰吾兄客游獨吾一人侍老母側老母尚於燈下課諸孫夜讀督家人舂明日糧吾敢獨先寢與蘭稽之游豫章也道過休邑謁

家大人於官署視其目睫隱隱有餘淚嘗食不肯下箸詢之曰晨與老母別不能相舍老母念我今日必不午餐也坐客皆爲之輟箸欲歔者久之棨芍館於堨田隔一溪與家相望藺稽館於梅村離家三里而近余與藺稽飲於梅村之館欲留共宿固不可曰今夕未奉母命斷不敢宿外舍其兄弟之事其母者如此則太孺人之教其子者可知矣夫節母之於子不難於慈而難於嚴婦人舐犢之愛本易姑息又重以煢煢孤露惟恐不永其天年則篤於愛而疏於教者有之卒至終身惰廢無所成就隳其家聲者比比然也今藺稽棨芍操行純潔

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辭直與古人爲曹偶聲名籍甚
而太孺人加意督責如童丱時不少寬辛未春
鑾輿南幸選宿學能文者試
行在蘭稽供考竝入彀
聖眷優渥緡紵絫褒賚自
內府兄弟各捧
天子所賜物陳於太孺人堂上太孺人召而訓之曰自
汝父棄汝時汝兩人大者始九歲小者始六歲吾惴惴
焉以兩人之不克保其朝夕是懼今皆得納婦且抱子
矣回憶昔日忽忽已三十年三十年中艱難萬狀吾與

汝二人備嘗之今老身已蒙
朝廷恩旌其閭汝兩人又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俱叨異數此皆汝父德孝之報而汝
祖若宗所默佑之者自今以往汝兩人能致身
清時則出其所學上報
國家即不然終老倣廬而束修之入可以供菽水娛我
暮年人品文章必期式於今而傳於後有子若此吾即
可以下報汝父於九原而不愧如其躁進干榮苟且以
圖富貴雖五鼎以供我老人有食不下咽耳不樂汝有
此也菌稽欲芍頓首於階下曰小子謹識吾母之訓不

敢忘噫斯言也匪獨蘭穉鉷芍不敢忘我輩皆當敬佩之不可忘也故並記之以復二君之請

汪晴皋春風晴雪圖記

余昔官揚州時庶山晃予時相過從迫後各於此或數年必一見戊申正月快雪時晴几席間牛有春氣庶山持一圖求題索余爲記余諦視之曰高峯右偏側身西望目營心醉浩然與天地爲春者非予也耶其餘皆不之識也庶山曰此汪予晴皋之春風晴雪圖也側步皋間自梅花中出者爲芮君春亭蒼顏白髮東睇高松而春在眉宇者爲汪叟天益與叟並立粹然恬然若芳蘭

之竟體者則晴嵓也踏雪下山者汪君翆衎自松間出迎之而對語者汪君咸中余五人者皆晴嵓朝夕講貫之人而相與以成其德者也兆燕閱之而有感焉大地之中同此春風同此晴雪富貴中人以擾擾失之貧賤中人以抑鬱失之今六君子者登高臨深俛仰自得造物化機共相領會春風沂水之樂即於此焉見之金谷蘭亭不足喻也抑余更有進焉晴嵓於圖中年最少而師事友事者皆能以融和之景物薰陶其性情將見齒長德成出爲世用而膏澤之及物皆諸君子相與以有成也余雖老尚能援筆記之

杞菊廬記

古人專攻其業不懈而造於神則其精力之所感召雖天地不得以靳之如橘之有井杏之有林其利益於人若有鬼神陰相之者非所以私便一身之圖也松莊薛君以醫名吳下者數十年活人無算年六十有穹窿山道人以杞菊餉之適滇南太守張公少儀於萬里外遙寄一畫軸為壽則杞菊圖也薛君異之爰闢其所居春雨樓之東偏而別為一室名之曰杞菊廬後數年余至姑蘇遂因其友人翁君東如索余記之余維杞之為物見於詩鞠之為物見於大戴之記李氏本草則以此二

物爲輕身導氣延年益壽之上藥松莊之名其廬豈以蓬萊之村酈泉之谷自私其身已哉莊周氏曰天地一蘧廬也

聖王在上調八風順四時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則埏紘之內恢恢一杞菊之廬矣吾知松莊之所志者大也洪範之五福以壽爲先而孔子之論壽必歸之仁者夫醫仁術也松莊操是術而擴充之則壽身者在是壽世者亦在是若必效天隨子之宅而種之時之僅食其實而餐其英焉則不第爲董奉蘇躭之所竊笑而亦豈山人與太守殷勤相貺之意哉是爲記

枳籬記

枳芳木也橘逾淮則爲之芳竦蘊於內芒刺周於外其秉君子之德而善爲周身之防者與故立身之道譬諸揵六枳而爲籬也籬之爲物有所捍於外而無所壅於內君子處世當如是矣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士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古人之重上下相維遞爲藩蔽如此嗚呼豈不愼哉自昔有國有家者大抵豐其屋蔀其家而不能植其樊援內不見外外不衛內其埶不可終日矣江君訪菴綿潭中有枳籬焉屬余爲記因書以

遺之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醻

醍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九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鮑竹溪同老圖記

詩之詠杕杜也一則曰不如我同父再則曰不如我同姓禮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夫一人之身初分之則爲兄弟分之又分以至於十世百世派衍支繁而得姓則一猶之乎兄弟也余三十年前隨宦新安與歙縣潛虬山下之鮑秀才薇省交薇省爲余言其先世棠樾村時瑩公有宗老之會常欲倣而行之余韙其言卒未果也後讀李空同集所以記棠樾宗老之會者甚詳尤心慕

之乾隆癸卯正月之初揚州程明經中之持鮑竹溪先生同老會圖索余爲記竹溪棠樾人即時瑩公之裔也余昔不獲至棠樾一識竹溪今得披是圖如與竹溪作對面談且全識圖中諸老焉嗚呼盛矣今之人聯聲氣侈結納每言四海之內皆兄弟而其聚族之人或交臂不能道其名字甚有摩錢煮豆令人起尺布斗粟之歎者抑又何也聞竹溪之風其亦可以少愧矣余客游三十餘年故里疏曠少年時釣游侶伴邈若山河每誦東坡瑞草橋瓜子炒豆之語輒爲心怦怦動逝將掉臂入山與樵漁兄弟相問答不知齒相埒者尚有幾人倘能

效先生之風亦繪之以問世則余之厚幸也夫

南樓眺月圖記

徐州太守牛公治績既成訟庭無事時與幕下諸賓或臨池揮翰或坐花賦詩或分曹校射一時勝引名流無不麇集暇日命畫工各貌其像爲南樓眺月圖屬海內文人吟詠其事圖中樓前左柱偉貌英姿倚闌挺立者太守公也右偏一老鶴髮蒼顏者會心陳君也扶杖樓前且迎且顧者斂齋徐君也手執桂枝露頂憑欄者南珍金子也月窗右檻手持佛手若有所思者補山沈君也左側並立倚薄窗間者淨意陳君也卻立西偏手拍

陳君之肩者菱溪葛子也花間緩步攜琴持壁而來者恕堂蔡君也樓前皎月在天與紗籠燭輝相映桂香馣藹鬱露氣中階下之桐牆畔之蕉颯颯有秋聲入耳殆酒罷歌闌三更夜靜時也古人一時歡讌遂慨然有千古之懷蘭亭之會西園之集至今披其圖如見其人徐為南北之衝河流環抱舂鋪紛總俗悍民疲使非平日經畫裕如奠斯民於衽席則太守與諸君子又安能乘此良夜長嘯花月之間哉昔坡公待客於黃樓之上謂自太白後世無此樂已三百年使當日以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之景象繪圖而傳於世則後之人定當於桓

山泗水間如將遇之余知攬斯圖者既以考公之治績而兼欲一一識諸君子之姓名也因覼縷而爲之記

洪鐵先先生畫像記

世人讀老子之書不得其用意之所在逐響尋聲無不以老氏爲遁於虛淪於無而無所事於天下者是大不然老子之志猶孔子之志也周衰禮廢上下僭竊文武之舊章蕩然無存是時學古之士稍知先王之道者靡不盡然傷之而老氏者世爲史官以其身繫斯道之存亡而不克一展其用不得已而投其身於遐荒絕漠之地以冀其少有設施而存斯文之一綫故其出關而西

也即吾夫子浮海居夷之心而五千言中有所不忍道者其徒莊周列禦寇之倫皆未足以窺其隱也吾故曰以天下爲心而汲汲於行其道者孔子而外惟老子耳

揚州洪鑄先先生抱負偉亘於書無所不窺年既衰饑戶却掃日吟玩自娛非平生厚德之交罕見其面人以先生孤迥離羣有謂其絕物而立者有羨其守雌以老者余以爲皆未知先生者也先生少時攻舉子業與其兄發聲里閭一時有二洪之目後其兄取高第歷仕宦而先生卒老於塲屋然贄墊之士讀先生之文得其津筏而獲儁以去者蓋踵相接也先生豈無志於世者哉

歲庚辰先生之子錫暲成進士先生曰是區區者而不予異予固知予之命不足以行予之所學也兆燕與先生之子為深友而先生引為忘年交一日與先生語次及老子之書而因以平日之論老子者質之先生先生曰有是哉予之見與我同也我常慕老子之為人而因以我之貌貌老子出關之貌予知我且知老子者其為我記之余笑曰先生其以兆燕為徐甲也已

重修節巖琇禪師塔院記

記有云古不修墓釋之塔儒之墓也不修云者言葬之至慎無待於修云爾至於甎甓之剝落屋宇之傾頹有

不得不儆而改作者此孝子仁人之用心儒與釋無二道也節巖琇公以西蜀儒家子棄眞出家四方參學晚得恣公指示大振宗風最後住揚州之救生寺世壽六十七而般涅槃其時康熙丙戌之八月一日也距今乾隆甲辰蓋八十僧臘矣塔院在西廊之西壁外歲久不治掃塔者蕭然心惻後竹溪和尚主方丈位大新寺宇鐵谷和尚繼之益爲葺構獨節祖塔院日益墜壞鐵谷慨然謂其本支伯叔兄弟曰是不可以諉之婆羅門優婆塞也吾輩子孫忍坐視乎乃鳩集諸法嗣得銀若干兩重修寶塔覆以爲號於甲辰八月一日落成是月也

鳴大法螺震大法鼓僧俗膺集香花圍繞必出家人全
椒金兆燕目擊其盛合十讚歎曰善哉善哉琇公見性
歸空視此塔如已㿈芻狗而子若孫嗣其法必護其塔
卽此見有因有果其理彰彰今世之人生爲流隸死爲
轉屍其身不知其祖父之邱墓而委骨之地其子孫亦
不之知餓鬼集林充塞殆遍其甚者惑於青烏家言欲
以父母之遺骸津其子孫之利祿停哀不葬日久歲深
至楄柎腐爛而不可舉抑或數葬數遷使枯潟無甯晷
是不第吾儒之罪人亦釋氏之所謂入地獄如箭者也
余嘉鈞谷之事而益歎琇公之法能流衍於無窮因爲

之記以示之貞石其輸資之嗣皆載其名於碑陰

金粟庵碑記

出安江門循中埂右轉迤邐而下過古渡橋北行而西渡略彴循掃垢山腳西行墟墓閒望叢灌之中竹籬環繞數百畝藏精舍一區則金粟庵也余與庵主竹溪大和尚結方外之交者二十年後竹溪主寶筏寺方丈余亦自揚州遷國子博士以去乾隆辛丑秋請急南歸復客揚州則竹溪已罷講仍居庵中習禪養老泊然無營余有句贈之云我已休官君退院白雲深處兩閒人蓋紀實也一日竹溪謂余曰老僧精力盡於此庵恐後世

子孫不知緣起及諸檀越布金願力而不思所以守之也及今其為我記之余笑謂之曰浮屠不三宿桑下師尚未能放下著耶試姑為我言之竹溪曰庵本楊姓夫婦出家之地其時止草舍三間奉觀音大士後有張居士仙洲者病危夢大士教以方疾遂愈愈後又夢大士謂之曰吾住竹門內茅屋中不蔽風雨子其圖之一日至南郭外有老夫婦二人倚竹扉持觀音咒愕然有悟入其室則大士像即夢中所見者乃敢易棟宇新厥居焉楊氏夫婦歿後延先師祖某公泉先師某和尚居之迨老僧相繼住持之日而大檀張居士蔚彤考貽泉

芳貽之子敬業相次施金不異須達長者今之曲房連
糭修亭爽榭冬燠而夏凊使往來人士徜徉於桂馨梅
馥之中而談笑終日者皆諸居士之力而老僧辛苦以
締搆者也余聞之而有感焉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
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詩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
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夫古人作一室而必計及其子
孫且及其子孫之兄弟誠慮之周而欲其久而不替也
而況以道相傳者耶夫七佛五宗密授心印獨臨濟子
孫至今蕃衍語云挈瓶之智手不假器亦謂其能守焉
耳竹溪以創爲守後世卽以守爲創可乎竹溪名祖道

姓范氏文正公之裔也故其志趣猶有施貧活族之遺意云諸檀越施金及置買田畝之數載諸碑陰俾後之人有所考焉是爲記

重建泰州樊川鎭水陸寺記

如來以無邊身常樂我淨四大充滿盡虛空際隨應說法舍衛國祇陀園皆不足爲立脚地況肯三宿桑下哉顧有學無學人新發意熏習四禪求得須陀洹阿斯含以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果則非廣集善友勤修白業盡面壁之功老老大大終無住處故自榆欓經來之後寶坊初地遍南瞻部洲而洛陽伽藍處處皆堪紀述

也泰州樊川鎮水陸寺創建唐代歷宋元明興替迭更
不啻千萬刼我
朝康熙二年曾一修葺然寶殿傾頹金容剝落飯僧田
畝為一闍提蕩廢殆盡乾隆六年松眞和尚為各鎮檀
越延主方丈乃造東西兩樓贖歸田七十餘畝後其徒
樂也老人又贖歸田三十餘畝至是而時節因緣不期
而至二十三年樂也示寂傳法振正深觀三昧大振門
風至二十八年本鎮樊氏長者有子曰某今佛名某發
心出家行頭陀行具六波羅蜜乞貧乞富日食一麻所
募金錢積之鉅箭不數年而寺宇重建趺光重新開堂

傳戒望旛幢而來集者百數十人嗚呼可謂盛矣從此四方學者入不二門證無生忍得煖法頂法住不可思議解脫皆於是乎在可無一言以記之與寺爲基若干畝屋若干間講法之堂香積之廚湢室溷軒井井皆具塔院墳塋地若干畝高下水田共一百零八畝後之繼者雖不能增廣之亦當謹護持之我佛天眼是證是鑒勿使罡風吹墮羅刹善哉善哉

崔鳴岡施建隆寺菜田記

浮屠之法待食於人故托盋沿門乞貧乞富惟一飯之是急蔬菜飯之輔也自雍梁守木乂後凡鳥獸蟲魚之

味不得入口一疏一麥而外惟纏齒之羊供下箸耳故農圃竝稱饑饉同慮菜之爲功實大泰州崔君名岐字鳴岡信善樂道今之檀波羅蜜也偶至郡城過建隆寺見僧衆午食惟飯一盂鹽數顆喟然歎曰富人厭膏粱貧士飽藜藿此纍纍者竝菜羹不具乎寺主夢因和尚起而謂之曰運水擔糞頭陀之職非僧惰也無地奈何崔君曰吾將爲諸僧謀之適寺東有焦姓菜田二十畝求售崔君遂購以施寺爲常住伊蒲之供於是上堂僧衆皆得捽茹斷虀段食無缺一日燕城外史與和尚出寺覩菜田青潤滿目曰是不第足供齋廚亦可助詩興

也但不知何處得此禪味耳和尚曰吾將以百歲羹澆二紅飯爲獻肯飽此乎余曰是足以滌我塵土腸胃矣飯罷無事乃援筆作記以貽之乾隆甲午秋日

慧因寺募化齋糧疏 代

自昔舍衛之國羅筏之城次第經行不辭循乞盡學佛原非求食而忍饑實難誦經故應器隨身不能無待於長者之檀波羅蜜也慧因叢林爲

輦路遊之第一境界城闉淸梵四境皆聞日夕挂單著倍於他所今値儉歲不登大衆束腹福先乘爲上首惻然憫之然坐釘關擘竹析者實繁有徒增上慢耳豈

値拈花一笑哉聊敷數語告諸能仁如不嫌饒舌寒山請大家書一貞字乾隆乙未季秋謹疏

郭定水道士募造舟啟

蠲去邪累澡雪心神卽吾儒存養之功而釋家入不二門之法也定水仙翁棄官學道棲終南山五十年乾隆戊申年一百二十四矣與余見於揚州矍鑠其貌醇粹其容日行數十里談笑至夜分不倦叩其所得曰余惟無妄念而已今將造一舟游戲江湖以自適濟川作楫吾輩之任也布帆之贈諸君子其有意乎

修萬松渡啟

輿梁徒杠古之制也皆水道衝衢舸艦往來之地則橋不可建仍需乎舟渡矣揚州萬松渡者汪氏萬松主人之所建也嘗曰汪上章翁既建萬松亭於平山堂側因自號曰萬松主人一日欲詣運河之南而糧漕正擁上下之舟不絶粥渡者索直居奇且多欹側傾危之患乃另設此渡邑人稱之爲萬松渡云萬松主人歿後此渡無人照料船隻日壞馬頭漸傾過之者蒿目趦趄焉本坊居民不忍坐視乃鳩工庀材以續修之馬頭礅以大石渡船易以堅木操舟者必選好手但慮工程浩大非一人之力所克勝也特設募簿抄化以葳其功諸君子

往來此渡者各發善心克襄盛舉則萬松主人之功縣延不㪚亦當爲鶺息之陰慶也已

吴𣪊人竹西歌吹跋

余游宦揚州二十餘年往來朋儕大率以長短句爲酬荅然不自收拾隨手散去下里巴人雖數千人和之不足貴也𣪊人太史竹西歌吹一帙半係昔年賡唱之作長安秋雨寂寞岑寂欹枕讀之覺酒醲香濃忽忽如前日事潞汶至江淮風帆僅匝月耳迴首歡場固非竹林之寺桃花之源不可再到者逝將布韈青鞋放浪於四橋煙雨之際想李漢老玉堂清夢定猶在疎籬茅屋間

也庚子秋日書於都門邸舍

方漱泉游草跋

今年秋漱泉自西江乘舟過彭蠡赴金陵應省試湖中候風三日張帆後不三日遂達白下舟中居末浹日得賦一篇文一篇往體今體詩共六首唐人覓舉多以其行卷所業求知已於公卿間故顧雲以鳳策聯華獲譽而王維亦裒其生平得意之作邀貴主品藻然後以解頭登第文章至此可謂不幸漱泉以淩厲一世之才自爲傷臆煙波雲濤中高吟酣叫自足陶峴之樂並不求有賞識袁宏者余不見漱泉十五年而詩筆益工意氣

益豪古人謂虎氣必騰上今其時矣戊子中元日

跋吳岑華先生集後

右溪上草堂集幾卷賦幾首古今體詩共若干首詩餘若干首刻於乾隆丙子仲春越三月工竣於時距先生之歸道山已七年矣兆燕自幼好爲韻語每侍家大人與先生談竊聽不倦後先生被薦入都間隔數載己未歸里獨引余相唱酬辛酉冬計偕北上乙丑登第官西曹余亦以從宦新安不復相聚中間祇戊辰春在都下己巳春在里門暫一合併而先生遂於庚午夏捐館舍聞易簀時持是編囑其老僕函以付余余亟索而藏之

數年來入吳入楚入燕無日不攜之行篋每於孤館昏燈篷窗明月之下展誦一過輒爲失聲凡遇海內名流與先生或相知或不相知靡不取而共讀有爲之長唱歎獻者盡誠知先生之才而悲其命也昔先生病中余寄書促其裒訂授梓先生答以棲心白業萬念灰冷副墨名山無非泡幻余甚懼吉光片羽不能復留人間乃撒手之餘猶以是爲惓惓而託之小子是知生天慧業歷刼不銷固有未能與過眼煙雲一齊放下者矣是書處余篋凡數載今其嗣子克讀父書傳之不朽心燈未熄先生於此其淩雲一笑也乎先生古文及駢體無一

不工而遺槀近多散佚茲以余所藏得完昔人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洵可嘅已

北黟山人集跋

兆燕二十年前隨先君子入新安往來歙之巖鎮得楞香先生梅莊詩讀之並求所謂梅莊者與同人觴詠其下吸松泉倚娑羅樹想見先生宦成歸養之樂嘗與松原二匏兩吳君作梅莊雜詠以紀之數年來於揚州得交吳君廷耀詢知其爲梅莊後人益相敬重一日廷耀過余雀躍大喜曰司成公全集之版至揚州矣又憮然淚下曰非我好友幾使我負疚地下余聞其言錯愕不

可解詢之則知此集與其家乘之版已爲族中人攜至姑蘇鬻於坊賈而徐君友竹代爲轉購以歸也少陵云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故波間之瓢草裹之冢達者直視爲蛩蛻物然取精多用物宏必有足以自永之道而不隨刼運爲乘除者先生之集將失而復得而轉獲賢子孫保護而流傳之吾知先生之精爽必有與是集以俱存者也廷耀讀書識大義交友有古人風其三子皆英俊物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則先生其有以默相之與

戴尊浦詩集跋

余弱冠時與京口詩人鮑步江訂文字交爲余言其里中風雅之士以尊浦戴君爲稱首余心儀之歲丁卯余舉於鄉尊浦亦解京兆試乃數十年同年之友而聞聲相思獨無緣一識其面今年春余以國子博士來官京師同年生官

輦下者爲獻歲之集則尊浦白髮酡顏昂然上座蓋年已近七十矣方且需次銓曹將以銅墨之職自試余見而壯之次日囊其生平所作詩數千首以示余且曰余之詩就正於海內名宿者衆矣其賞析詞潤實獲我心者頗有其人然聞子素有直諒多聞之譽試爲我爬羅

而搜剔之雖引繩批根勿惜也余受而讀之凡五旬而
卒業余與尊浦甫定交乃讀其全詩如朝夕周旋數十
載者蓋尊浦讀書多聞道早雖奔走四方而不爲婞嫛
之態以諧俗故其詩皆敦厚質實必力追古作者而後
已三復讀之益信步江之非妄歎也憶三十年前初來
京師九衢聯袂之友如雲如虹余亦壯年盛氣淩轢其
閒乃不轉瞚而落落晨星半爲異物今仍得與尊浦一
燈相對樽酒論文不可謂非厚幸也他日尊浦以其所
學得一邑而小試之絃歌之化樂觀厥成山川風俗譜
入聲詩者必非俗吏之所能爲而余一官落拓萬事灰

冷廢棄筆硯垂二十年齒落面皺無一字可貿知已則貞所謂臃腫支離匠石之所不顧者已爰卒臆縱書以殿其後而復於尊浦尊浦其亦有感於余言也夫

夢因上人詩集跋

唐之詩僧不下百餘人惟杼山集高挹羣言不傍他人門戶故其時有霅之晝能清秀之語夫清在神秀在骨非但有蔬筍氣便可冒爲之也二十年前初與夢因定交卽舉此語以證於史君君湄君湄深然余言因謂今日詩僧可當清秀之目者惟夢因上人一人而已夢因爲人恬雅蘊藉蓋以韻勝者其神清故無塵雜之念其

骨秀故無鈍笨之態讀其詩如見其人也昔朱放張繼
皇甫曾諸人與靈一為塵外友自夢因示寂後余遂無
塵外友矣悲夫

道光歲次丙申孫珉謹編次

曾孫疇

醍校字

棕亭古文鈔卷之十

全椒　金兆燕　鍾越

程竹垣聽清閣小草跋

余與竹垣訂莫逆交數年竹垣擅吟壇重譽所作古今體詩數千首今偶錄近作數篇鐫爲小幅或有怪其太少者余曰買菜乎求益也吉光片羽威鳳一毛全體見焉古人隻字之工半語之雋卓絕千古正不在多爲贅語效詅癡符耳張爲主客圖以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賞其工非羨其卷帙之富也他日竹垣全集出必有以雞林遠購者靈蛇之珠大不盈握君亦試觀其光彩可

矣

汪秀峯印譜跋

昔人謂讀書須先識字余謂識字須先識篆書篆書既明則上泝之可以窮源下沿之可以匯流而譌書俗字不得入其胷臆矣古人教數與方名以爲小學今之所謂六體八體大小篆書卽古之方名也古人童而習之今人黑白紛如也可乎三代之世去今二千餘年其器物之僅留者千萬中不得一二獨其同文之書傳之至今如親與古人接其面目而鐘鼎尊彝亦藉以爲甄辨之據而得其眞贋篆書之所係顧不重哉秀峯先生來

游揚州一襆被笥蕭然如窶旅人而秦漢印章數百皆襲以古錦列置几案間客有過之者即出以相質一劃一點辨之必精考之必確口吟諷而手摩挲朝夕不輟嘗謂余曰昔人錢馬皆有癖吾惟癖此冷銅數片耳余笑曰子殆將以說文癖匹左傳癖乎刻後寄印譜諈諉作跋因述其言以歸之

慶芝堂詩集跋

余自癸酉春自楚入燕至甲戌秋始歸里舊侶相見備詢游歷余曰吾此行有三得泝九江得見廬山道經齊魯得見泰山居都下得見遼東戴遂堂先生然亦有三

憾過廬山而未觀瀑布過泰山而未登日觀見先生而未獲讀其全集盡聞其緒論也蓋余自童時即聞北地有所謂遼東三老者一爲李徵君眉山一爲陳布衣石閭其一則先生也私心嚮往每於友人之自北來者或傳其零章斷句必珍重省錄藏之篋衍甲戌落第後客居甚歡求所謂三老之蹤跡而物色之有知之者曰眉山石閭已棄人間世惟遂堂巋然獨存余亟訪謁一見如平生歡互出其所作以相質不作一面諛語未幾先生就養於其猶子藍輝明府儀徵官署余亦匆匆南歸丙子春客杭州遇先生於吳山之麓執手大快遂相與

俱歸江北羁館眞州共數晨夕者半載一日盡出其生平所作以示余余讀之旬日而卒業躍然喜復爽然自失如河伯之見海若望洋而歎也如聞張樂洞庭之野滿谷滿阬而守神塗郤也余夙昔愛南朱北王之作奉爲圭臬厥後聞趙秋谷貪多饜好之論始稍稍厭去之將爲泝流尋源之學而風塵奔走日不暇給今讀先生詩乃知返虛入渾自有境地從前之紛紛耳食盡成土苴矣先生詩上自漢魏下逮初盛唐諸大家皆擷精取液如金入冶而鎔鑄之不肯稍降一格以徇時目而於贈離賦別感生傷死之際尤纏緜悱惻委曲動人盡其

性情眞摯有流露於不自知者兆燕辱先生知己之愛爲忘年交故不揣檮昧敬綴數語於簡末憶昔初見先生時問江南名士余以鮑海門對先生曰吾神交此人久矣因示以懷海門詩且備詢其游歷居處後來江南遂與成莫逆契余族叔麟洲訪詩學於先生先生館之幸舍歿而爲之殯殮哭之甚哀余所交海內名流殆遍而愛才好士未見有如先生者雅材百五而谷風伐木詩人三致意焉後之讀先生詩者其亦知所興起也夫

書王汝嘉汝璧詩文稾後

周禮本俗有六而兄弟師儒朋友皆曰聯聯者同道同

術不徒形氣之謂也王君昆季自蜀中數千里泛舟而下由楚而吳而越凡風景之變幻江山之奇麗川涂寒燠之異宜見諸嘯詠者若塤篪之迭奏焉昔李氏集名花萼竇氏集名連珠古人每豔稱之然一門之中人人有集者獨推王氏今兩君以兄弟爲師友騰光飛聲必有駕五之三少而上者王孫公子其不鏤而自雕與聞王君昔年嘗萍居含山含山去吾邑僅百里乃絕未相聞今年秋同客揚州始克讀其文而願交其人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余滋恧矣

秦西墩西湖雜詠詩跋

昔人於里居之地綜覈見聞抒其才藻不難震動耳目如竹垞檢討之鴛湖櫂歌驚倒一世至今稱爲絕唱然此特莊舄之越吟耳若行李經過之地愛其景光輒爲留滯雖有雅材不暇排纂矣西墺先生客武林不浹日而西湖雜詠之作至三十首徵引賅博有朝夕湖上之人所不及知者信乎胷中有萬卷書乃可足下行萬里路也

答汪艾塘書

辱足下不棄執弟子禮欲問途老馬僕衰瞶荒落安能有所裨益然念與尊公結文字之契者數十年而澹然

先逝能不玉成佳器以慰下泉竊以讀書之道窮經為本詞章為末立身之道孝弟為本才華為末狂瞽之談且作乘韋之先以後有所譔著寄來評閱可也

黃鈍壽獨立圖說

管子曰去欲則宣宣則靜靜則精精則獨獨則明明則神矣鈍壽先生以幹局之才游諸侯間無時不與人共處而自寫其照曰獨立於此可以知先生之抱也夫人苟不自有其獨則槖槖隨行役役逐隊吾且喪我安能濟人明乎獨立之旨則一世可渾同也相其光同其塵守其獨也心醉六經目營四海無在而非獨若僅以為

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而念天地之悠悠則不靜不精而獨之神不著

馬大寶字其玉說

吳伶馬大寶色藝雙絕挾技游揚州名籍甚與甘泉龍明府若㝠奴之罽璈公明府亦喜其嫵媚可人無梨園習氣字之曰其玉屬余爲之說余惟毛詩有云溫其如玉玉之德無不有而尤莫妙於溫故溫柔爲詩教而溫潤爲玉情人而能溫則得春氣多而眉宇之間盎然可愛溫至於玉溫之極也人如玉溫斯爲玉人也已淮南子云賓玉之山土木必潤龍公其賓玉之山也哉

贈君公塾訓跋

學生要用心讀書虛心受教外面不可結交匪人館中不可優游虛度工夫要勇猛沈潛精進不可自恃讀書要實實記得講書要實實領會得讀文須擇其靈動有生發者讀之作文要體貼書理要揣摩聖賢語氣前後要有步驟有針線思路又要生發得開（在題理上尋不是多引經書之說）凡一題到手睜開眼孔放開手筆將題之前後左右虛處實處周詳審度實實在在自出心裁做一番新樣文字出來方好而頭一篇更要緊頭一篇之破題承起講尤著實要緊不可草草混過起講頭須要有意思有

體格有氣飲不可纖小取憎至於小學論則隨意生發無所不可愈出愈奇愈奇愈正手舞足蹈左宜右有自入佳境但不可冗沓駁雜以起厭耳書法要筆筆端楷亦開卷引人歡喜之一端也勉之勉之切記切記

此　先君子少時　祖父自京中所寄諭也兆燕初讀書　先君子即以此付之至臺駿十歲兆燕又以此授後臺駿授之璡丙午秋璡歿檢其篋笥則此紙完然與所讀經書同襲昔趙簡子以訓辭書二簡授伯魯無恤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璡年少能文好學不倦克家之器也乃年甫逾冠僨以諸

生食餼四年而亡喪予覩予抱慟曷極今仍命臺駿褎池弃之他日我 祖我 父在天之靈使如顧況之再得非熊而恭衍此訓於無斁豈非大幸也歟乾隆五十二年歲次丁未仲春孫男兆燕謹識

告廣文公文 附錄

不孝數年來無日不與 大人在離別中也至今日而爲永離長別之日矣嗚呼痛哉憶不孝七歲失恃 大人以慈兼母以嚴兼師鞠育恩勤靡所不至今日麤識之無不敢面牆自棄者皆 大人之教也詎意不肖之身重負罔極年將半百一事無成潦倒風塵求升斗之

養而不可得寄人宇下奔走連年致使　大人衰病龍鍾不能藉不孝一日左右扶持之力不孝之罪尚可道哉蓋不孝自弱冠後即與　大人聚首之日寡矣歲丙辰丁巳　大人客嘉定二年辛酉壬戌癸亥客揚州三年甲子各館他舍至乙丑冬隨任休邑朝夕侍奉者僅一年耳丁卯歸里鄉試戊辰就試禮闈己巳又送晉氏妹于歸庚午就蕪湖館旋入太平使院幕辛未授徒松蘿山中壬申又計偕赴北癸酉自吳而楚而燕甲戌下第南還而　大人已致仕歸里當是時傾囊倒篋竝無半歲之儲相顧咨嗟難以存濟故不孝六月抵家入村

郎餞驅而出隻身居揚州四月所謀無一成者殘冬風雪典裘而歸除夕侍　大人歡慘然不歡乙亥人日郎復出門顧影茫茫靡所稅駕於是轉徙他鄉客鳩玆者一月客姑蘇者兩月孟夏之初始得入石門之幕蓋至是而　不孝始長爲遊子矣屈指遊歷由石門而儀徵而昭文而揚州中間復三至都門七年之中雖屢次歸覲而旋歸旋出蓋未嘗與　大人有彌月之聚也　大人自丙寅中風後言語謇澀行步遲緩皆以爲老人常態耳懸車以來猶能授經訓徒與親故相酬酢故　不孝頻年歸來尚可勉強復出去冬省覲見　大人氣血俱虧

精神全耗乃定計閉戸作鄉里塾師以謀菽水　大人曰汝且應此次會試倘得一第即歸養吾老可也詎知不孝蹭蹬京華之日即　大人呻吟牀第之時乎六月至揚州猶未知　大人四月已病甚也方擬暫停征轡少謀脩脯至八月然後言歸七月七日接　大人手諭始知抱恙已久急欲一見不孝神魂失措憂懼交加星夜奔馳入門拜　大人於牀下相對掩泣未嘗不痛自切責深悔此番北行之大誤也是時晝不能行夜不能眠者蓋已四閱月矣所幸飲食尚未甚減藥餌尚可頻進不孝已私誓跬步不離左右而　大人知家無擔石

難以久居中秋之夜猶促不孝出門不孝重違大人意而寸衷如割又有不忍對大人言者輾轉遷延不肯就道而里門之內又實無生計可圖中夜飲泣無可告訴惟冀大人病漸痊體漸健不孝得數十金束脩之入即可朝夕庭闈侍奉几杖夫何八月之末舊疾轉增至九月而半匕不進者旬日遂舍不孝而長逝也耶嗚呼痛哉痛哉

大人數年來固常常病不孝未獲一嘗湯藥獨至今歲不孝歸而侍疾竟不克延不孝即捐糜頂踵從 大人於地下亦不足贖不孝之罪也已

大人最愛兩孫雖衰病猶以課孫爲務自次孫冬郎為

後尤憐長孫三元最篤彌留時呼三元在側猶錯呼冬郎前日 不孝 於書頁中見 大人手書片紙云今春夢冬郎牽衣言孫苦甚待祖父來攜持我大哭而寤今大人舍三元撫冬郎矣 大人爲 不孝 諭冬郎曰汝毋謂汝苦也汝即幸而長成亦不過忍饑誦經橐筆爲他人作活其苦殆甚今汝有祖父相依汝即不苦汝其善待 祖父勿更念汝父汝母與汝兄也 不孝 於里門終無生活計明年仍當客遊從此 不孝 將出 大人其倚扶杖而送乎 不孝 將歸 大人其倚閭而望乎雲山綿邈客舍蕭條再盼 大人平安數字而不可得矣 不

孝拙於逢時半通尺組自知無分然卽倖叨寸進濫邀一官亦不過飽妻子豢奴僕耳其猶能坐　大人於堂上而進一觴嘗一臠哉昔王逸少年未四十便作誓墓之文不孝願得積累金置墓田數畝奉　大人與吾母四孺人安妥兆域妻子尚不凍餒不孝卽廬墓讀書輯　大人遺稾壽世誓不更靦顏依人碌碌作掤縱之客但今日欲家居則無以爲生欲客游則不忍離殯次徬徨瞻顧進退觸藩　大人其如不孝何不孝其如大人何哉　大人生平行誼表表在人耳目四方交游皆能言之不孝將備述以丐當代名家作爲誌傳垂之

不朽今弟揮灑血淚向　大人覼縷而長號焉蓋亦猶夫臨行拜别之瑣瑣也　大人乃竟無一言以爲答耶嗚呼痛哉

祖靈文

哀念　府君棄予小子歲序再週天運如駛喪期有終永慕無已三年之內重哀累傷叔父仲弟先後云亡同居有妹復慟新孀欒欒棘人衣食奔走丙舍白雲登高回首淚隕朝雙腸迴日九歸來入室慘入心脾孤姪猶弱寡妹何依九泉應念獨力難支今夕釋衰明朝禫被風雲隔山蒼茫無際一經堪守半菽難圖何時閉戶終

讀遺書

祭晉孺人文

嗚呼慟哉前月我歸孺人在牀病已六月左體半僵未及一旬忍淚而別匆匆數言便爲永訣明知死別乃作生離今日歸來棄我如遺作活依人萬事牽掣藥不克稱殯不克視余持賻助來奠汝靈哭汝三日旋又遠征明年再歸謀汝安宅相期他年與汝同穴灕齡[illegible]職本爲懷安仍復乖各饑走江關囊悲緘哀牽彼曠野不若尋君文青亭下

祖靈文

嗚呼孺人明日去矣棄我敝廬永幽窆矣我每出門孺人治裝執手送我有淚數行明日孺人往即幽宅僅一宵留送千古別莊盆既鼓趙蔭如馳昌黎有言其幾何離送君遣車駐我征轍三尺既封一鞭孤往我去誰顧我歸誰親他日我返宿草已陳

哭璡文

維乾隆五十一年歲次丙午九月辛未朔越初十日庚辰期服祖兆燕設齋於揚州之金粟庵哭奠冢孫

皇清廩膳生璡之靈曰昨初三日汝父來知汝已於閏七月二十四日死矣嗚呼慟哉八月我尚有兩諭寄汝

而不見汝一字心正憂疑恐汝癲癇本疾太劇孰意汝竟以瘧痢亡耶揚城朋友皆知汝父不在我側不以汝死告我孰意汝父在江省鄉試家人亦不以聞直至試畢而歸始知之耶今我神氣昏散不能多與汝談擬於季冬歸家葬汝撫棺致慟覼縷言之昌黎有云其幾何離嗚呼慟哉

祭璡文

嗚呼吾與汝祖孫也而讀書論文直一忘年之朋友耳憶在揚州郡學時汝方五歲已識數千字取李賀高軒過命汝讀三寓目即闇誦不誤因謂汝曰此人年僅二

十七耳汝曰天之厄才人如是因欷歔不樂吾謂汝父
曰吾家門祚衰薄此兒稍癡騃則善矣後數年汝十一
歲應童試學使者吾同年友也亟賞汝詩賦於正試日
謂汝曰今日試題搭截汝若不能為即作一句題亦可
汝遂作一句題而學使者謂人曰金壇詩文俱佳但與
通場不同題於例有礙抑作佾生可耳汝於是愧憤而
歸至十六歲吾自國博請急歸見汝文字皆已老成而
詩章多悲鬱令人皆異之吾曰當文帝時而痛哭流涕
賈生之所以不永年也次年為學使徐條甫先生所賞
以第一人入泮余時客居於揚而汝來省吾且將迎娶

寓居馬氏之小瓏瓏山館蓋昔日厲樊榭諸君唱和處也松竹滃翳亭館爽塏結夏數月最歡或同人作詩會則汝必有警句動人七月三日汝侍我燈下讀書揮汗寫劉琦黃鵠賦一過乃寢中夜聞夢囈聲呼汝起汝曰被毛人壓於身吾曰汝夢也逡巡復寢吾臥醒又聞汝聲再喚汝天已明矣察汝神形不屬如醉如癡是時汝父館他宅汝母居舊城母家而汝急欲見母吾已遣呼汝父汝索衣冠向空作三跪九叩禮曰拜辭天地禮未畢汝父至汝又向我與汝父叩首曰拜辭尊長汝父正錯愕相顧吾曰並不遠別叩首何為於是三肩輿同至

汝母所而汝不肯出輿強牽之出則闖然如異物狀汝外祖及外祖母視汝母不知所為汝急索周易讀之聲如歌曲語我曰此鎮邪我枕畔常置此書至此遂成狂易疾矣於是遷汝於南門昔壇養病謁醫召巫無虛日吾虔禱於斗姥為汝持齋三年病稍間而婚期近人皆以汝未可婚吾曰彼雖瘋癲不可無婦汝外舅亦明大義不我郤婚之夕井井成禮病以漸瘳次年科試則以一等五名補廩徐公曰汝文字沖融恬和不似有病者攻苦益力於八月至江省應鄉試忽於初四日舊恙復發踉蹌而歸至十月而汝祖母歿吾歸葬之歸家後見

汝與人不浹洽若自有一天地者葬之夕則哀號成禮毫無病容十二月十四夜汝父宿壙中汝與吾同宿茅舍縱談一夜次日成墳吾即就道復來揚州自此三年之中止與汝書札往來不復見汝面矣今汝父卜於十二月十日安厝汝於祖母塋中汝母墓側而吾以羈窮不克歸僅於汝父將行覶縷作書以寄汝汝竟無一字答我耶嗚呼慟哉

道光歲次丙申孫琨謹編次

曾孫𬨎

醍校字